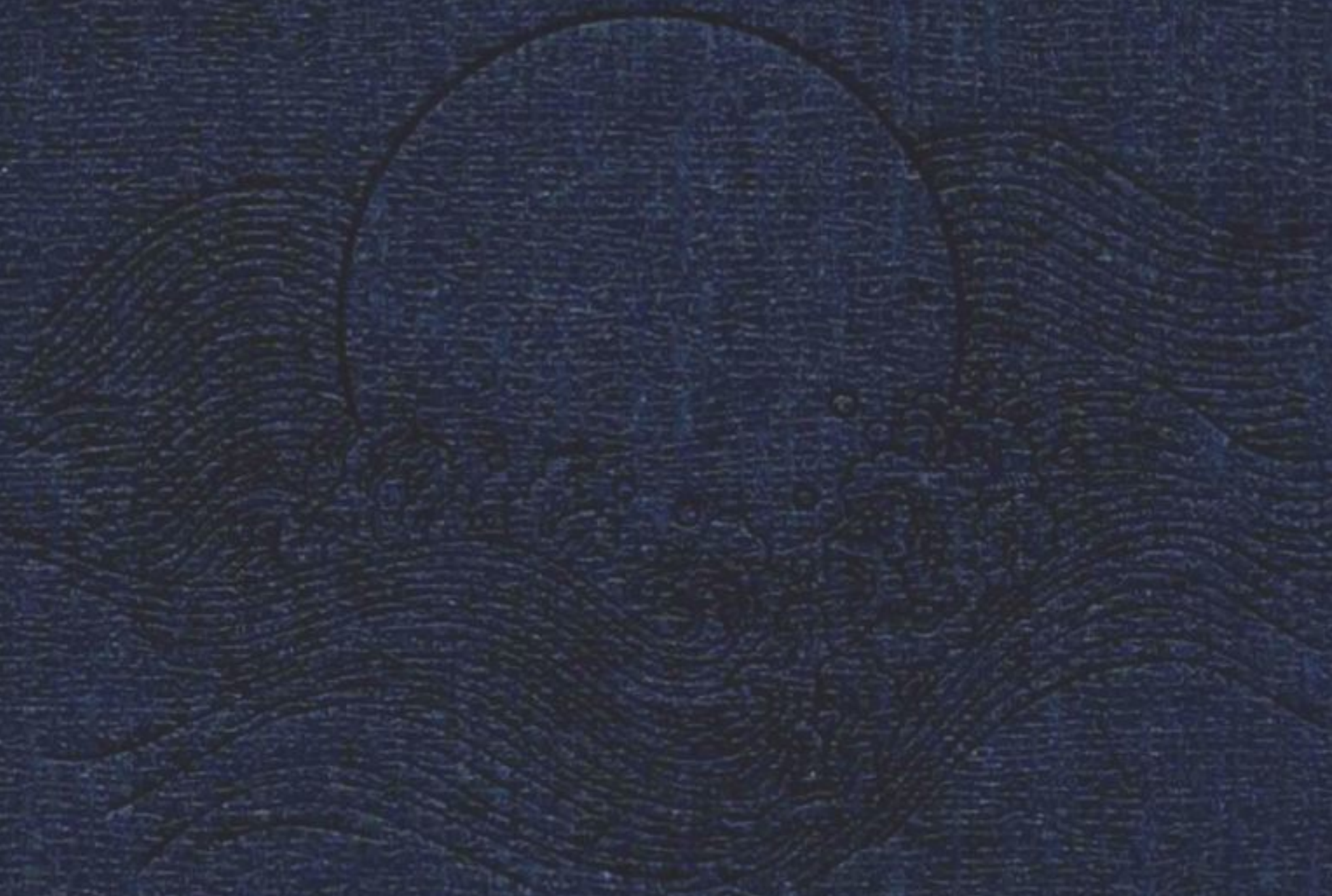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二十四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 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二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季本撰
(清)俞長城選評

季彭山稿一卷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可儀堂
一百二十名家制義本

題季彭山稿

新建之學衍於正嘉而盛於隆
萬季彭山師承陽明著書數百
萬言皆行於世夫宗陽明者其
說不能無弊而大旨歸於心得

季彭山一

是以可傳然終不以入時文時
文必宗考亭考亭正宗也象山
旁支也上以正取下以正應所
以大居正而定一尊也彭山制
義恪守傳註謹嚴法度陽儒陰

釋之語無能涉其筆端與口談
考亭而文詞浮誕者相去絕遠
孝友性生文武兼長逆拒宸濠
與陽明相應人生在三事之如
一其文行豈有遺議哉

季彭山二

桐川俞長城題

名制義目錄

惺川翁長疏次

正德朝

章 本

學而時習

一節

君子務本

一節

不遷怒不

二句

宗廟會同

之大

名制義

目一

立則見其

衡也

與國人文

二句

莫見乎隱

一節

告子未嘗

之也

君子亦仁

必同

丁亥

學而時習 說子

章 本

聖人論為學致其功而心與理契矣。蓋心與理契而後於學為有得也。然為學之功不致則亦烏能得心之本體哉。心體之學為己之功也。聖人於人務本之意如此。若曰學所以復其心之體。功所以致其學之純。學不期於心得亦何足以為學哉。是故道有未明。願學以發之。求文字索講論以習之。不敢廢須臾之業。德有未立。願學以成之。察念慮考事為以習之。不敢違終食之仁。當養則精進鼓無疆之健。不以勤苦而少辭。蓋有終日不食者焉。八夜則寔升數不息之誠。不以隱微而少肆。蓋有終夜不寢者焉。學而習之而時則其功致矣。如是有不說者乎。蓋學之所究者理也。理之所契者心也。惟有物以之而後心有所疑。中無浹洽之妙耳。今則自得於深造之後而無所當難。直體流行。盎然天機之喜躍也。懿德之好難欲罷而不能。貫通於融會之餘而無所留滯。善端發見。油然而生。意之欣榮也。好爵之塵難欲離而不可。蓋有所存。有以應酬之趣。而心體之說能通乎書而和矣。夜之所養有以居燕息之安。而心體之說能通乎知矣。是知說者心之本體。而學則學此者也。時習之功不遠致於學耳。說雖由學而得。然非說則學人安可以為學哉。聖人首發此論。以懼人之不知本也。其旨深矣。

名制義

上論 正德丁亥

可儀堂

學字時字習字說字、字著實詞雖朴拙然實從體驗得來

學而時

家制義 上論

君子務本 本與 季本

知務本為道所由生則知孝弟為人所當務蓋為仁以孝弟為本也
即君子務本而道自生者觀之則仁道之生皆由孝弟而安可以不
務乎昔有子以孝弟為順德而明其切已意謂道有公同之愛實德
必本于躬行情有真切之端良能皆由于天性學亦求之孝弟而已
矣何則君子將有為也不區于末節之圖而力之所專惟在植根
之地將有行也不須于繁枝之究而功之所致常從樹幹之原一本
既立矣將見一誠通于萬物而自然之化有之成條達之機通以時
出不可得而窮矣一理散于萬殊而不息之流有發榮滋長之勢道
以日新不可得而竭矣道生如此上君子之所以必務本也然則孝
弟人之實德而為仁不以此為本然蓋孝愛其親者也自其幼時已
有之而不待于學習吾仁之所發者惟此最為切近仁道之大端
而行之必于此而後為仁之所發者惟此最為精實仁道之大端
不止于愛兄而行之必于此而後為仁之所發者惟此最為精實仁道之大端
仁之用隨處應得惟不失其孝弟之心而體存焉則不能不仁
民矣孝弟非仁民之本而何哉遠之而至于物則有一體之仁無
時惻隱惟不誠其孝弟之性而基定矣則不能不愛物矣孝

弟○非○愛○物○之○本○而○何○哉○是○則○為○仁○道○之○大○者○也○孝○弟○情○之○真○者○也○道
不○在○大○而○在○此○正○本○之○所○當○務○也○學○者○其○可○他○求○哉○
上○二○句○與○凡○事○豫○則○立○相○似○要○說○得○同○
做○起○不○可○倒○說○說○惟○先○輩○能○朴○實○通○題○

君子務

學

不遺恕不取過

身本

夫○賢○功○家○于○克○已○此○所○以○為○好○學○也○蓋○心○體○之○易○道○者○莫○如○恕○易○不
者○莫○如○過○也○而○不○為○所○勝○則○克○已○之○功○家○矣○非○大○賢○之○好○學○焉○足○以
與○此○哉○袁○公○問○弟○子○孰○為○好○學○而○聖○人○獨○舉○顏○回○以○告○之○蓋○深○有○所
取○矣○其○意○若○曰○人○惟○有○求○聖○之○志○然○後○可○以○言○學○
然○後○可○以○言○好○學○何○如○哉○亦○猶○其○心○而○已○矣○最○故○拂○逆○所
交○中○不○能○以○無○悖○恕○有○所○不○免○矣○然○其○恕○也○固○物○情○之○可○恕○耳○而○德
從○虛○受○本○無○疾○惡○之○根○物○與○體○同○恩○在○克○仁○之○度○見○有○不○仁○也○固○亦
知○其○不○仁○而○純○然○不○悅○矣○然○在○已○常○切○愛○人○之○仁○而○所○惡○於○彼○之○不
仁者○過○焉○而○不○有○也○見○有○非○禮○也○固○亦○知○其○非○禮○而○不○為○也○然○不○平○矣○然
在○已○常○存○敬○人○之○禮○而○所○惡○于○彼○也○非○禮○者○往○焉○而○不○留○也○其○不○遺
恕○也○如○此○哉○敬○所○思○發○不○能○以○皆○中○通○有○所○不○免○矣○然○其○過○也○亦○藏
機○之○偶○通○耳○而○德○性○為○主○獨○知○不○可○以○自○欺○天○理○常○明○隱○惡○不○容○以
自○遁○過○言○未○有○聲○也○而○無○聲○之○聲○足○以○斯○有○聲○之○思○本○雖○時○有○未○純
亦○失○之○不○遠○而○即○純○矣○何○嘗○疑○有○留○念○以○待○發○乎○人○之○聲○乎○過○行○未
有○形○也○而○無○形○之○規○足○以○除○有○形○之○欲○根○雖○時○有○未○一○亦○失○之○不○遠
而○即○一○矣○何○嘗○後○有○慈○情○以○待○微○于○人○之○色○乎○其○不○取○過○也○如○此○夫
無○而○不○遺○則○可○以○物○
而○化○矣○過○而○不○取○則○可○以○性○
而○神○矣○苟○心

未至下以是已之功猶未察也而可以為好學乎
不遠是也去即忘若說不遠于他人則矣不取是當下即覺若
不取于他日粗矣者題精細至此

上論

不遠也

宗廟會同 之大
聖人於賢者之志體樂而深許其才焉蓋體樂非知道者不能明其
大也亦以小相自居非聖人孰知其益哉想其告魯曾曰公西赤之
志真能用世者也將其言有似于非耶抑何則時至春秋古禮盡廢
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
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
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
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
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誓于王都請命于方岳皆
名家制義 下論 正統丁丑
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夫得國而行其祭此人所不敢任也治國而重其才此人所不能為也公西赤之志此蓋無
窮而空言者乎士族宗廟之敬余亦有以習聞于童蒙之教會同
之有澤亦有以素導于其父兄之儀宗廟會同之用亦固能為其
大也然則誠信以交鬼神神明以格祖考孰過于赤信義乎人心
辭命通于衆志孰過于赤使赤而僅為小人也則更孰有優于體樂者
能為大焉者乎是禮樂之志皆實事也禮樂之心皆實學也赤所得
于師門者亦多矣信語理遺事易入焉此段所以為狂也然則與
赤也者同所以敬也與

章法訓法不論只從相字討出諸侯此等落想真箇派天河而瓦
夫誠也律未中
奇確朴老曰聖門諸賢皆公侯之才列國大夫未足竟其量請之
快哉○或問羣弟子皆可為諸侯似乎太過子曰孔子可以朝諸
侯則羣賢不能相天子乎即如是夫子他日何致只說可使治
為宰與賓客言予曰此對武伯言耳其對季康子則曰子復政乎
何有便知便政不足以盡之也

衆廟會 季

下論

宋判義

又則見其 斷也

季 本

聖人論行在乎隨所動而不忘於誠也蓋人常失之於動也存誠而
又○不○忘○於○動○則○安○往○而○不○可○行○哉○夫○子○告○子○張○曰○道○之○能○行○誠○之○
不○息○也○亦○未○諸○心○之○常○存○而○已○是○故○燕○居○則○昭○心○或○可○以○操○存○至○於
有○事○則○應○酬○之○際○失○之○者○多○矣○當○夫○立○也○與○時○俯○行○物○有○所○參○於○前
矣○斯○時○也○心○常○不○存○見○物○而○不○見○道○矣○夫○惟○有○不○言○而○信○之○實○則○所
對○必○審○更○端○心○雖○有○不○動○而○敬○之○常○則○所○著○必○有○如○齊○之○色○故○於
前○者○不○見○其○人○而○惟○見○夫○忠○信○為○敬○之○在○前○焉○當○夫○在○與○也○與○時○俯
行○身○有○所○倚○於○衡○矣○斯○時○也○心○苟○不○存○見○身○而○不○見○道○矣○夫○惟○信○審

宋判義

下論

有義重

在於言前則所向必無疾言之戚誠常在於事外則所憑必有式視
之恭故倚於衡者不獲其身而惟見夫忠信為敬之在衡焉是則立
也○在○與○也○言○乎○其○動○也○此○心○之○誠○雖○動○無○失○則○顯○天○明○常○若○有○見
工○夫○之○審○造○次○不○離○而○道○之○本○體○無○少○息○焉○變○相○可○行○實○本○於○此○不
然則忘所有事焉足以於行哉

主與在與皆言行實事他人講參前倚衡作恍惚景象如外敬
者去而萬里○此與守溪足蹈手舞篇皆先輩極切實近理之文
信儒解參前倚衡乃病中見鬼足蹈手舞乃醉後發癡真可哂也

與國人交止於信
大學論聖人之下交得處友之善焉蓋朋友有信乎也聖人交友而
止于此焉豈非至善之所在乎大學傳者釋止于至善至此則引文
王敬止之詩以明之謂夫聖人之止莫非天理人倫之極致而其
止之善豈惟君臣父子之兩端且以文王之交友者而言之道之大
經必資人以學也則求國人之賢者以友之難用上敬下不計焉國
之大政必資人以謀也則求國人之多聞者以友之難以貴下賤弗
恤焉以之為親附後先之友者非邪野之遺則周京之選也以此為
奔走樂侮之友者非耶都之彥則東吳之民也文王與國人交而其
事宋制義
未嘗
正德丁丑
可儀堂
所止者何如哉蓋友之所接而信行焉信之所在而心安焉有實德
之相孚而不徒為禮儀之榮飾有中心之相契而不徒為面貌之虛
交或為親附或為後先而所以得其親附後先之助者未嘗以臣禮
富之皆其訪學之態情而所止有定也或為奔走或為樂侮而所以
得其奔走樂侮之助者未嘗以君道臨之皆其就謀之誠意而所止
有常也以其德有可尊而尊焉信在于德也而安于尊德之止矣以
其道有可樂而樂焉信在于道也而安于樂道之止矣是蓋至誠之
德不能自已耳有所親強也此文王之交友所以為人倫之至而為
能法天下於朋友之至善于此可見矣
有履

用上敬下交乎的解則散四友文王的証何必另尋枝葉信字行
得深謝方切至善話題唯甚

與國人
季

宋制義
未嘗

莫見乎隱

一節

李

中庸論幾不可掩而君子功切於獨知焉蓋人心隱微之見顯我之
不可掩也而獨知之地在是矣君子懼有失焉安得不深致其謹哉
中庸論率性之道以明入道之功至此若曰道無性而不在于其本
體之全也方動而未形尤為要切之地彼閑居未應而吾心已有所
思雖非不睹不聞已獨知之人不待而睹也何隱如之然自不睹而始
睹猶未離乎不睹之體真見之是不待微於色而目之所不能見者
應見之矣天下孰有若見而過於隱者乎日用未章而吾心已有所
慮雖非不聞不聞而已獨聞之人不待而聞也何微如之然自不聞而始

名家制義

中庸 正德丁丑

可儀堂

門闕未離乎不聞之體真聞之靈不待發於聲而耳之所不能聞者
應聞之矣孰有明顯而過於微者乎蓋聞方萌而惡亦隨發而竊發
潛伏之微不可得而有昧也理固方動而欲亦乘間而旁生鬼神之
不可得而有欺也夫隱之見也孰見之微之顯也孰顯之此正吾
心之獨知耳客交既感易失之時也可不謹哉是以君子既常
不睹矣而於此獨睹之中則尤察天明於起意之初兢焉惟恐一
毫之有雜既常恐懼不聞矣而於此獨聞之中則尤審天聽於微
之際審之乎惟恐一念之有差聞即存誠不待有知而後聞之也
敬其誠之存以為聞即之主不自昧其獨知而後應得以秉善而

已復禮不待有已而後克之也常敬其禮之復以為克已之屬不自
欺其獨知而使欲得以開理焉此則獨知明時之隆天理存亡之幾
如不謹於初則人欲將長於隱微心體盡迷於邪途獨知之知不在
我而在物矣能不離道之遠哉
不觀不聞是吾心未與物接而不觀不聞之時隱微是吾心獨觀
獨聞而人所不觀不聞之時自隱焉以復諸名公徑以隱微仍作
不觀不聞者大非慎獨是戒慎后耳如提醒學如防盜戒慎是平時
察中法慎獨是則津梁要義後學法將慎獨往作戒慎者亦非此
文字：詳核句：的確方是此節文字若時作佳似戒慎不觀二

名家制義

中庸

朱子

自文矣。餘詳傳錄集二節文中。某于予
理真義確。：語錄錄其真義顯。此見聞仁著一分。謹慎獨心戒
慎。切一分真乃見其見也。

莫見乎

李

我故曰吉 二 季本

大體即已所言而證時人之外義以明義之在心也蓋義本由乎中
而應乎外者也外之而不為則不以義為同心之理矣烏得為知義
哉此告子之不勸心所以異于孟子也想昔孟子告公孫丑之意若
曰心之不勸必以養氣為勝功氣之能充尤以集義為要法告子之
學其足以語此耶是故人不能不感于物而告子之于物則任其性
來謂無所藉于義也我則以為物必有義理之甚明者也而告子平
日之所存昧于此矣人不能無應于事而告子之于事則隨其作止
謂無所資于義也我則以為事必有義道之甚顯者也而告子前聞
名家制義 上 孟 丁丑 可儀堂

之所及蔽于此矣氣雖本大也而亦不能以自大彼又烏知義所以
復大之體乎氣雖本固也而亦不能以自固彼又烏知義所以復
至剛之體乎此吾素所嘗論告子之未為知義者也蓋亦即其病根
之所在耳何則義所以為物之制也制雖在物而所以制之者心也
告子遺物而不處其當心亦無所愧焉則以義不在心而因物以生
要義所以為事之宜也宜雖在事而所以宜之者心也告子遺事而
不察其精細心亦無所作焉則以義不在心而因事以起矣至大者不
必其大也苟求其大則精神若于應酬而義反為障矣故寧氣之不
大而不得其心寧一物焉至剛者不必其剛也苟求其剛則思慮等

于分析而義反為贅矣故寧氣之不剛而不使其心散一事焉是
于之以義為外也夫其不得于心而不求之于氣則固不知集義矣
不得于言而不求之于心則併義所從出之原而失之焉此告子所
以不知義而亦安能養浩然之氣以成天地之能哉
未嘗知義平日論告子之言即把柳諸章議論外之乃是指出病
源截講分明情事透徹

名家制義 上 孟

我故曰 季

君子亦仁

必同

季

大賢論君子在於德之一而不必其行之同也。蓋君子之行不同而所同者德也。德既一矣。行雖有異。亦何害其為同哉。昔孟子曰。淳于棼以後名實為不仁而答之。若此。謂夫物以類分。事變豈能無異。理從中出。本原本始不同。彼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道不同。而各歸於仁。此其所趨之一也。觀此。可以例君子之所為矣。何則。仁者心之德。人無私心而後可以為仁。君子所存。惟即乎人心之安而已。心清其安。而仁之體無失矣。仁者愛之理。事合天理而後可以為仁。君子所處。惟合乎天理之正而已。理得其正。而仁之用無虧矣。

名家制義

下五 正德丁丑

可優堂

發開未達於家邦。名不彰矣。然終身必無隱世之悶。而仁在是焉。不特先名者之為仁也。德澤未加於上下。實不著矣。然隱居獨善。常有樂天之誠。而仁在是焉。不特先實者之為仁也。若夫入之所遇。各有時也。時有不同。則所立亦各異。位而膠於一定者。非所以為中行也。事之所遇。各有義也。義有不同。則所處亦各異。宜而倚於一偏者。非所以為通道也。一名所當先。則先之矣。時乎當後。則後名焉。名雖不章。亦各從其所好耳。又奚必混先名之然。而始為同乎。實所當先。則先之矣。時乎當後。則後實焉。實雖不著。亦各從其所好耳。又奚必和。是實之先。而始為同乎。夫仁同而行不同。言而異也。行異而仁不

異。而同也。必君子所以中。主不倚。公。濟。明。而。豈。與。隨。世。就。功。名。者。同。流。合。污。哉。

直抒胸臆。不借粉飾。圓轉流露。全彰後名實。例承。既合章旨。而奇勢奔騰。讀之快心。又予予上句言德。必求其一下句言行。不必求其同。是兩個意思。猶言君子而時中也。滾作一句讀。便是說話。而仁字必不遺露矣。看先輩裁講精實處。

君子亦

季



(明)潘滋撰

浮槎稿十二卷

明嘉靖刻本

